

事有常情常理,常情使我们形成思维定式,常理使我们产生某种预期;但是,却常有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。

且说7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,我在那里等266路,车久不来我也不急,可以发微博嘛!老婆喊一声车来了,我起身就上车,却忘了拿挂在坐凳上的提包:里面有钱包、小区门卡和旅途带的几套换洗衣服等。

直到车过广州大桥才想起提包,再赶回来找,包已不在——这是预料之中的。回到所住的小区,垂头丧气地对保安说:“麻烦帮

我刷一下,我的门卡丢了。”孰料那保安说:“你是哪幢楼?几号?有人捡到了一个提包,里面有门卡耶。”有这等好事?“你进去,找我们领班,他就在第一幢楼门口。”原来,是拾得者给小区保安打来电话,说他拾得本小区失主的提包,请失主明天找他去取。

第二天早上,我按这位好心的王先生短信提供的地址,找到海珠区“37路车总站”,“向前走到赤沙市场第一个档口”,“赤沙公园正对面的健之



秋韵 (宣纸水彩) 陈人力

在海上花鸟画家中,陈人力创作的融合中西绘画元素的花鸟画,可谓别具一格。他的作品,与传统的中国花鸟画迥然相异。

陈人力出生于上海。上个世纪60年代,他曾对传统中国画下过一番苦功。当时上海博物馆正展有元代王蒙的《青卞隐居图》,陈人力每天带着面包去观摩、默记王蒙的用笔用墨方法,在博物馆一呆就是一整天,然后回家背临,画好后又把背临的画带到博物馆去和王蒙的原作比对,再回家修正,如此达十余幅。

陈人力在创作实践中明白了:色彩的艳丽,当以笔墨为骨骼。因此他取法元代黄公望、王蒙的山水笔法,融入花鸟画之中。取法古人,又能出新,为不少前辈大师所肯定。当年谢稚柳先生看了他的画后欣然题写道:“丹青妙手,唐老(唐云先

生)见之有搁笔之叹,信不易及也。”被誉为当代山水画

大师的陆俨少则认为他的画“取黄、王笔意以入蒹葭绿缛之中,遂使生面别开,自出新意”。但陈人力并不满足,他一直在思考:如何让中国画走向世界,让西方人也能接受中国的画作之美。在保持中国画“笔情墨趣”的基础上,他积极地在画面中融入了西方绘画“光与色”的技巧。几经摸索,创造出了“宣纸水彩”,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。本月26日陈人力在上海中国画院将举办个人画展,他的作品是值得你去细细地品赏。

失而复得的三段传奇

鄢烈山

源食品店”。接上头,验明正身(无非说清包里有东西),将包递给我,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反倒不好意思地解释:店里生意正忙,不然我给您送过去了;昨晚我在那里等37路时,看到包,好久没人来找,怕被闲杂人拿走,就先给您保管一下。

这位王先生不仅“古道”——厚道,不贪,而且热心肠:“路不拾遗”固然好,如今却免不了有人贪外财,他生怕别人的财物丢了,不是拾物“交给警察叔叔”了事,而是代为保管,一心要负责到底交还失主,比起《论语》讲“三省吾身”说的“为(熟)人谋而不忠乎”的“忠”还要“忠”。王先生不仅古道热肠,还很有智慧。他是怎么找到我所住小区保安的?从门卡上找到物业管理处的电话号码,从物管处转到保安队长。

我碰到的好人,居然

都是这么古道热肠又机敏。去年夏天我们从黑龙江省的黑河市临时参团,乘轮渡到对岸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(中文原名“海兰泡”)一日游。在旅游品专卖店购鱼子酱和巧克力后,我拿走了购物袋,却忘了拿柜台上的小手提包,里面有钱包和信用卡。等到了上轮渡才想起来提包,已晚了。好在身份证按儿子的教导从不离身,丢钱包也认了。赶紧打电话给招行挂失信用卡。幸而别说在黑龙江上,就是在整个“海兰泡”,中国联通的信号都可以用,而且不算出国,让你感叹真是高科技!

想不到,第二天,我接到一个王小姐的电话,说我的包在她手上,等她过几天回广州了再联系她领取。她说她是广州一家旅行社的导游,带的团行程还没完。后来是我太太去取的包,她说过程大致是,拾到我包的导游,从我的信用卡上知道了失

主的英文姓名,联系当日过境游的导游们,找到带我们团的导游,查到我手机号码等信息,把包交给广州来的这个导游……瞧,寻找过程挺复杂的,这好心人、热心人,真是聪明人呢。

补充一句,挂失前那段时间我的信用卡也没有被人盗刷(因为在境外通常刷信用卡是不用输密码的),俄罗斯女店员没刷我的卡,中国游客与导游也没人用我的卡。

再往前一年,是在成都,我不知在哪段出租车上把手机丢了。到了酒店房间正着急,忽然在手机上接到成都老同学雪峰的电话,说他要给我送手机来。原来,那个出租车司机太机智了,他查我手机上的最后一个通话号码,找到我同学,然后交给了他。

当然,我这种丢三落四的人,也不可能总是碰到好人加聪明人,上趟卫生间回来办公桌上的手机就不见了这种事也发生过,这都没什么好说的,只怨自己粗心大意。



有一个月的身孕……

这时,一个“值得依赖,善于倾听,乐于助人,能力不差且守口如瓶”的连载小说作家

“我”出场了,“我”与大学同学叶士德,作为赵大逸的好友前去探

望。黯然的叶士德自比李叔同,又不甘成为李叔同。他随意踏上了一辆班车,却成就了一次佳话。“还没从一个宿命走出,

因为一抬脚,叶士德又跨进另一个宿命里。”也是在“梦吧”两扇褐色木门里,叶遇到了

使自己意乱情迷的张佳。虽然疑窦丛生,仍是欲罢不能,直到身边危机四伏。张佳的背后,是一个事业成功、有艺术家气质的男人吴向东。吴是张在艺术与经济上的双重知

遐迩集

齐铁偕

山西黄河边行至壶口

云压闷雷百尺巅,
余声不绝没风烟。
忽然水势从头上起,
拔地一冲已湿天。

春夜

茅店夜尝鲈脍羹,
桃花春水月初明。
酒酣人困忽惊喜,
听得蛙鸣第一声。

车过探花

晚风飞泪不须遮,
悲喜前生任叹嗟。
四十一年浑似梦,
轻车过处是探花?

(1)探花:崇明探花港,一地名,曾为农场知青点。

又见农场防风林

炎日竟无一叶凋,
复惊新拔短长条。
青春昨日流为汗,
浇绿梢头争肯消?

(1)防风林:当年知青们为抗海风栽植庄稼所植,今已蔚为壮观,成旅游景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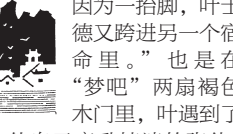
《褐色木门》的面世,距离丁旭光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寒江独钓》,已有十数年之久。这段时间里,他能者多为,勤劳敬

耐人寻味的第一剑

仓荣卿 周到

业,在诸多领域全面开花,但对于小说创作,他却绝不功利地追求“高快好省”,而是低调地笔耕不辍——“七年磨三剑”。《褐色木门》,便是其耐人寻味的第一剑。

画家赵大逸的恋人范梦冷,一个能吹箫曲、能作诗的美丽女人,以湖畔自殒的方式来迎接他们的婚礼——一个凄美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。然而,当未婚夫赵大逸在床边照顾从死神手里夺回的未婚妻时,却困惑于妻子何以怀



使自己意乱情迷的张佳。虽然疑窦丛生,仍是欲罢不能,直到身边危机四伏。张佳的背后,是一个事业成功、有艺术家气质的男人吴向东。吴是张在艺术与经济上的双重知

也许因为自幼生长在江河交集的浙东沿海,对水有一种莫名的情结。一条奔腾入海的澄江流经城北,沿江两岸柑橘成林,盛产蜜桔享誉海内。小时候听祖父说,愈靠近澄江边,种出来的桔子愈甜愈好吃。

每至中秋,月亮升起之前,同学们成群结伴地来到北门头的浮桥上,观赏潮汐奔涌的壮观。就读的黄岩中学操场紧挨着旧城墙,墙外有一条护城河,终年流淌着活水。每到夏天,午后休息的时候,男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溜到河边,下饺子一般跳进河里。县城里的孩子不懂什么蛙泳蝶泳自由泳,只知道“打划水”,实际上是清一色的狗爬式。一半时间在游泳,一半工夫在打水仗嬉闹;水性好一点的,时不时会偷偷潜入水中,装做水鬼,拉住你的脚,惹得几个胆小的哇哇直叫起来。

我的胆子小,明知道已经能够双脚离地游出一阵路,可始终紧挨着岸边,不敢游向河心。终于有一天,在同伴的极力鼓励下,鼓起勇气,朝着对岸游去。没想到才游到一半,突然胆怯起来,心慌意乱,张口喊了一声“不行……”吞下了几口水,顿时手足无措,竟自沉了下去。幸而有同伴奋力相救,及时上前将我拉至了对岸。至今我已想不起来是谁救的我,但是这件事却让我记住了一个道理:万事须一鼓作气,气可鼓而不可泄,最可怕的是半途而自己吓唬自己,那必然自己打败自己。懂得了这个道理,几分钟后,我便在完全不用同伴的帮助下从对岸游了回来。学会了游泳,特别得意;尤其是学会了仰泳,游了一阵,觉得累了,仰头躺在水面上,遥看白云在天穹自由飘游,随意地轻轻划动四肢,那可真是一种“胜似闲庭信步”的感觉。

遗憾的是,自定居上海以后,再没有机会享受这份天然乐趣。有一回我与一位同事去贵阳筹备一个笔会,一天得空游览黔灵公园。没想到一走近黔灵湖,立时怔呆了。这么大一个湖面,竟有这么多的人在那里游泳玩耍!红男绿女,各展身姿,更有许多携老带小的举家而来。顿时之间,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的护城河边,不由自主地脱去了上衣外裤,蹬掉鞋子,竟也跳进湖里,变作一条鱼,游进人群之中。弄得我那位同事瞪大了双眼,直愣愣地站在岸边看着我,还以为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。穿着湿裤子回到宾馆,足以斯文扫地,可我只觉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活。

自此,但凡有临湖濒海可以“打划水”的机会,我都绝不轻易错过。然而真正称得上过足了瘾的还是前年夏天的环地中海之旅。不说那俨如城堡的邮轮,船上大大小小的游泳池就有四五个,只要你愿意,二十四小时都能游泳;迎着爱琴海的灿烂阳光,走进米克诺斯岛的天体海滩,穿梭在一丝不挂的胴体中间,你才知道什么叫回归自然;一个个仰面朝天,横躺在死海的水面上,高高举起双手,同时将两腿伸出水面,才知道什么叫返老还童。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,为了弄清楚红海的水究竟什么颜色,我和老伴宁愿少睡两个钟头,一大清早双双溜出宾馆,就像一对十足的老小孩……

直到此刻,走笔至此,我仍仿佛置身在这海天一色的碧波中。我多么想把我在地中海、爱琴海、红海、死海“打划水”的快乐,与我的少年同学一起分享!

音。笔触一荡,吴的故事追溯到江西婺源,那里有他的发妻与久未谋面已长大的女儿。吴带着张重游婺源摄影写生,吴妻平静地迎来终究要来的这一天,并没有留宿久未归家的丈夫……为了寻找突然断线的张佳,叶士德再进“梦吧”的褐色木门,却

遇到了足以疗他失恋创伤的陈娅莎……正如文学博士周光凡所论:小说的题目《褐色木门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:褐色象征着干涸后的血色、褐色是人体虐杀的罪证,是心灵泣血的遗痕、是阴暗人性的投影、是惊悚记忆的大幕。无论是江西婺源那扇具有明清意味的褐色木门,还是梦吧里让叶士德和陈娅莎痛心疾首的褐色木门,都给小说的氛围抹上了一层浓郁的暗影,都在暗示着无数的罪恶因子正藏匿在这褐色木门之后,伺机流窜人间窥视人类美好的情愫。

看《褐色木门》,便觉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然而,以文字编织的小说语言却展现了文学审美的更高境界,这是画图之于照片的区别。小说的语言既熔铸了丁旭光的书面学养,又有从容不迫,明白如话的流畅特点。而书中若干组青年男女的爱与恨、情与欲纠缠难解的人生拼盘,被诗化地描绘,艺术地留白,示人以美感,让人思考与回味。

明日请读一篇《人间有味》